

## 春在梨乡，不在远方

■卓芸

花岗岩的梨花一开，春天才算真正踏进这座小镇。

花岗岩得名有两说：一曰古时有座花岗岩寺，一曰镇西小山形如莲花，岩石如花瓣。说法不同，美意相同。

那天清晨，露水还挂在草尖。远远望见山坡上那片纯白，心跳快了几拍——不是激动，是见到老友时安安静静欢喜。走近才看清，每朵梨花五片花瓣薄如蝉翼，花蕊顶着一星淡黄，怯生生探着头。这里便是梨乡。

梨乡的春，从枝头一点一点绽开。五千多亩梨园铺开，与菜地遥遥相望。谁能想到，这片香雪海从前是荒坡与薄田？

赏花途中，遇见一位清理梨树的老人。他直起腰，指着漫山梨树说：“二十年前，政府带着村民一锄一锄垦荒，一株一株植苗，硬是把穷山坳变成了这片白。”他眼里有光。我摸了摸梨树皮，粗糙、扎手，像长满老茧。树皮里藏着农人们一锄一锄挖下去的日子。

今年春天来得早，我为看梨花两次来到花岗岩。

第一次，阳光正好。梨花开得坦坦荡荡。我独自走到一棵老梨树下，仰起头，阳光透过花瓣洒在脸上，凉丝丝、软绵绵暖沁到心里。风过，花瓣落在肩头，舍不得拍掉。远眺漫山遍野白成一片，忽然懂了岑参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震撼——盛景在前，语言太轻。

第二次，细雨霏霏。花瓣褪成米白色，边缘微卷，簌簌飘落。有人叹息：“要谢了。”我拾起一朵落花，水珠沿着边缘滑落。不过数日，枝头的繁盛就成了脚下春泥。心里怅然，但抬眼望去，嫩绿新叶已冒头。花岗岩老人说：“梨花落，梨子生，春去秋来不等人。”怅然便慢慢化开，成了安静的期待。

在花岗岩，梨不只是水果，更是一方水土的记忆。每年梨花节，乡亲们拿出自家梨膏、梨酒、梨花

糕。一位大嫂舀了一勺刚熬好的梨膏让我尝，琥珀色拉出细丝，入口清甜。她笑着说：“这梨膏得用花岗岩的蜜梨、井水、柴火熬出来，换地方就不是那个味了——我婆婆传了三代。”我尝到的，不只是甜，还有花岗岩把春天熬进了日子里。

尝着那口甜，思绪回到儿时。那年我发高烧，母亲端来一盘切好的梨，一瓣一瓣喂我。梨冰凉多汁，咬一口，清甜的汁水滑下喉咙，烧都退了几分。后来才知道，寒冬的梨是母亲走了好几家邻居才讨来的。从此我总偏爱梨——不是因为它多好吃，是因为它总与温暖相连。

这份温暖也藏在花岗岩的变化里。我年年来，年年不同：路宽了，凉亭新了，农家乐一家挨一家。听说好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回来了，有人开农家乐，有人支凉粉摊。我去尝了一碗，摊主忙得满头大汗却笑得合不拢嘴：“在家门口就能挣钱，谁还往外跑？”我坐在梨树下，看远处炊烟袅袅的农家小院，看梯田层层叠叠。一只小虫从泥土里爬过，不慌不忙；两只麻雀在枝头吵了几句，各自飞走。忽然觉得时间慢下来了——不是真的慢，是心静了，世界便慢了。

因为梨花，花岗岩飞向远方；因为蜜梨，花岗岩的甜走进千家万户。而比这些更动人的，是那些守着梨树的人。他们像梨树一样，把根深深扎进土地，风来了抖一抖，雨过了照样开花。

临走时，那位大嫂硬塞给我两块梨膏糖，说：“明年春天再来，花还是一样的好。”我咬了一口，没说话，只是把糖含了很久。

春在梨乡，不在远方。在一朵梨花里，在一碗梨膏里，在一个花岗岩人的笑纹里。

乡愁  
潼南花间三叠，  
打包你的乡愁

春天一到，潼南就“花”样百出——花岗岩梨花一开，小镇甜了。五千亩香雪海里，藏着老农垦荒的日子和三代熬制的梨膏，入口是童年味道。崇龕油菜花更“霸道”，三万多亩金黄铺天盖地，坐小火车、当回“黄蝶”，谁也找不着你。古溪小学两百岁的紫薇树，听过清代书院读书声，摸摸树皮，像摸到时光。梨花白，菜花黄，紫薇紫——潼南的春天不赶时间，等你来把乡愁一朵一朵认领回去。

## 崇龕的油菜花年年开

■杨茗

去崇龕，去和春日田野上最浩大最狂野的那场花开，撞一个满怀。

千万不要说油菜花有什么看头。它比不过百花园中的群芳，“群芳谱”里也无它的位置。作为农作物，油菜花是站在泥土中的乡村女儿，很普通。一棵开花的油菜，或许让我视而不见；一块油菜地，或许只让我瞅上一两眼。但是，当三万多亩油菜花连成一片，齐刷刷铺展于眼前，还能无动于衷？

三万多亩菜花的怒放，三万多亩金色的汪洋。阳光下的油菜花阵，仿佛金箔，仿佛阳光，金灿灿，明晃晃，再麻木的眼眸也会被擦亮；再麻木的心也会被那漫天卷地的金黄执著地喊醒。

我若干次被这花阵撞击过视觉，照样矮了下去，在乡村女儿们汹涌的香气里低矮成匍匐的姿势。崇龕的土地呈上一桌盛大的春季盛宴。隐没于此的人群，是从楼宇中飞出的黄蝶吗？一头扎进去，谁也寻不见。

置身无涯之绚烂，耳畔总会响起儿时唱过的一首歌：我们的田野，美丽的田野，碧绿的河水，流过无边的稻田……也总会在想起的时候改动一个字，于是那碧绿的河水，就哗哗地流过无边的花田。

无边的花田是重庆最大的油菜花田，也是农民收获希望的

田野。种植新品种油菜的种植户实现增收，每年百万赏花游客让村民转身成为“旅游从业人员”。开农家乐、榨油坊的，路边卖土特产、小吃、编油菜花环的豁牙老太太，都绽放着灿烂的笑脸。花生、黄豆、野葱、椿芽、折耳根……一溜儿排开的乡村土货，拽住了走进乡村的脚步。

碧绿的河水是琼江水。从遂宁和安岳流来的两河碧水，在陈抟山下合流成琼江，清亮中淌出绿来，缠绕着油菜花的黄。泛舟琼江，在桨声中穿过春天的十里画廊。水边小草返青，老树吐出新芽，白鹭三三两两，或涉水或上青天。黑色小水禽紧贴水面滑翔，落在水波上一起一伏，说不出的可爱。

上了岸，赏花继续。登山，在陈抟山上，和长髯飘飞的陈抟铜像一起，看云卷云舒，看花谢花开。

乘小火车，坐上油菜花深处开来的春天专列，去奔赴一次轰轰烈烈的约会。

亦可生出双飞翼，与直升机一道，在云端，看油菜花海掀起的金色浪涛，看彩色油菜花用粉的、橙的、紫的、白的丝线，在满世界碎金中，编织出片片瑰丽的锦缎，或霞光。

崇龕的油菜花年年开，我年年去，为田野上，也为内心的那场花开。

## 古溪小学的紫薇树

■陈春贵

古溪小学内有两株盘虬卧龙紫薇树，主干中空、表面多节疤，胸径50厘米、高9米、树幅6米。每年5至10月，紫色花几次第开放，繁花似锦，热闹非凡。2021年12月经重庆市人民政府确认，挂牌为一级古树。相传，20世纪90年代，有商人出资60万购买，学校坚决不卖。

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，紫薇皮、木、花有活血通经、止痛、消肿、解毒等作用。紫薇又名“怕痒花”。四五月始花，开谢接续，可至八九月，故称“百日红”。宋代杨万里有诗云：“谁道花无百日红，紫薇长放半年花。”

紫薇的名字源于北极星（紫薇星），象征尊贵与福祉。唐代中书省曾称紫薇省，民间有“门前种株紫薇花，家中富贵又荣华”之谚。

古溪小学内为何有如此宝贝？这还需从云龙书院说起。

古溪小学的前身是云龙书院。清咸丰三年（1853年）创院

舍两廊；光绪年间多人捐田捐银，书院渐成。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改高、初两等小学校。

光绪十四年举人夏璜撰《云龙书院记》载，早在乾嘉年间，乡贤就集资创会、拟兴学，但置基未果。

书院环境优美：茸钟峙前，云林拥后，榕阴半亩，桂隐小山。如今老校门附近三棵黄葛树胸径1.5米，为二级古树。

从古溪河畔登数十级石阶进圆门，在第四级平台上建有正院五通和抱厅两廊，两株紫薇树相对立于院坝中央。《云龙书院记》有“黄昏之伴，惟对紫薇”之句。可见紫薇树树龄至少100年。

2000年前后，学校校舍改造，木结构房建成混凝土砖瓦四合院，主楼为五层。在硬化院坝时，人们小心翼翼地给这两株古树各建10平方米左右的砖石围栏，添置泥土，紫薇树的根基更加牢固，每年的花朵都十分艳丽。

